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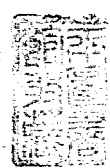
MG  
D693.09  
283

7



# 我們的呼聲

北京大學子學生會



我們是淪陷區三千多名陷於水深火熱的境地的大學生。我們在敵寇鐵蹄的蹂躪下苦熬了八年。一方面抗擊着祖國迅速克復，切實着從敵人的槍口下解放出來；一方面加強學習各種課程——文、理、法、醫、工、農各專門學識——以備祖國克復建國之用。八年來，我們時時刻刻都在敵人嚴密的監視下苦生，我們隨時隨刻都有被敵人用『思想不良』、『抗拒日寇』、『莫須有』的理由逮捕的危險。八年的苦被敵人隨意以青年學生，已經是數目驚人。然而我們仍繼續忍耐持重，死抓着一點學習的機會不肯放棄。是什麼力量支持着我們這樣隱忍下去呢？無疑地，是巨大的力量。我們這數千青年學生的堅強的信心；我們都堅決的相信法西斯的侵略必然要崩潰。我們都堅決的相信公理是要戰勝的，我們更相信公理戰勝之日就是我們祖國克復之日；也就是我們的沉重的桎梏解除之日；就是這個力量使我們敢在敵人重重壓榨下的青年學生們的心還沒有完全破碎。我們就帶着這顆懷滿了希望的心，忍受了這



3 1795 6579 5

八年來筆難盡述的痛苦。

現在法西斯是崩潰了，公理是戰勝了，祖國是光復了，我們生在在淪陷區的青年，真可以說是由慘痛的牢獄中走到青天化日之下了；我們的歡欣程度是如何，也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然而意外的，想不到賢明的政府當局竟對於我們在淪陷區的公立大學設書的青年却有着極大的誤解。現在我們就讓這些學校即將接收，這些學校的經費只能維持到十月底，而真正的這些學校又沒有還回，現在我們大學的難關就要降臨了，我們一生中最高貴的青年時代的光陰就要荒廢了，不久我們即將要設書而激有些疑，（要回公麻而交通極阻，我們即將走投無路，流離失所。現在，為了阻止這大不幸成爲事實，為了使我們的政府瞭解我們是真心的中華民國的青年學生，瞭解我們絕對沒有被敵人收買；也為了希望各界主持正義的人士，以宏觀的態度，調查實情，予以公正的裁奪，所以我們才寫了這篇東

西來申訴我們的苦志和希望。假如我們有罪過，我們必定誠心悅服地接受懲罰，假如我們沒有罪過，則請各界援助我們，督促政府，使我們不致失學。

誰願意作奴隸？誰願意受敵人的鞭笞？誰不發戀祖國的撫慰？誰不向往自由憧憬解放？八年來我們停留在淪陷區，在敵人統治下的學校裡求學，而不曾到內地去，這並不是我們甘心作奴隸，甘心受奴化教育，而是受主觀條件的限制，我們都是激境清寒的學生，我們中甚而有一部分是半工半讀的學生，我們極想到內地去上好學校，可是這一大筆路費如何籌措？且這這裡也有政府派來的地下工作人員來幫助同學到內地去，但那又是極秘密的想全伴同學都到內地去也是不可能的。這只是我們的不幸，並不是我們的罪過。

到內地讀書，固然是我們每個青年的願望，然而我們現在還

都是不事生產的學生，按對國家軍實上的利害說來，仍有一部分青年當在淪陷區裡利用敵人的物資以求學，以俾為國儲材，準備將來一有機會即為國效命，這也是有利於國家民族的。八年以來，不斷的冒着生命的危險到內地去的淪陷區的學生，他們的苦在淪陷區大學畢業的到內地去服務的學生，便可以為我們証實這一點。所以我們是站在以不危害祖國的前提下，將當在淪陷區的。

將來國家的柱石，是要從現在的青年中培植出來的。所以我們認為青年有受教育的權利，有受教育的義務。人生能有幾個青年時代，人生能有幾次二十歲？在青年時代不遇學習，更待何時？我們不幸在青年時代生活在淪陷區裡，受敵人統治下的教育，因居不當，然而我們盡耗八年黃金時代的光陰，不讀書，不學習，上者使自已成為一個文盲，成為一個純粹的國家物資的消耗者而不能於將來對國家有所貢獻；下者使自已變成無知的地痞流氓，就算真正的愛

國了麼？如果淪陷區青年堅持不上公立學校的理論而休息，使個個都成了文盲，是不是正中了敵人的心願？敵人是已不許我們都成了文盲的禍。如果淪陷區的青年人休息，則淪陷區裡省下一筆教育費用，是不是等於間接給敵人省下一筆錢去買槍炮去打我們？而省相權擇其輕重是我們寧可化費着敵人寧犧牲的錢去充實自己，而不願給敵人省下錢來使自己變成文盲。因為我們却還有自信力，我們自信我們是有愛國的熱誠和愛國的良心的，我們也確信敵人的絕對沒有力量來消滅我們幼年時期所接受的祖國教育的影響。為了個人的前途，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我們才望望，在任何困苦的情形之下也要該書的決心。

也許政府會說：你們想該書，為何不上中央政府承認的私立院校？其實現有私立大學、西醫、即輔仁大學與中國大學。如果政府會有這種傾向的話，我們只有道出我們的苦衷。我們曾見私立燕京大

警大段主持不听话政府命令，被解散了，他辅仁社中大，我们所以出的大，同样是压在敌人的压迫下，困苦挣扎，同样读教员的课程，同样人的感情，同样不能谈。国文、英语、算学、课程，私立公立的要快除去，要用多少有点差别，绝无区别的，所以指示我们它们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学校。这是我们的有投考私立大学的三道原因之一。

前面说过，我们多为清寒子弟，我们的家长都是靠公字法以良善国民，而不是流氓，不是奸商，不是贪官污吏。我们的家长多在艰苦的困境中勉强度日的。我们的家长多是带着巨大的学费来供我们到私立院校去读书的。还有大部分的同学来自破落的农村，对校费用巨大的新校只有为洋货嘆而已。只有一部分的同学，家在内地，汇款不通，只有在半工半读的条件下，才能勉强维持。实际上私立院校的这些费用（包括各种住宿费在内）多由九十封信，通过这种情形之下，一般想读书而家境贫寒的青年学生，就被迫不得不捨私立而入公立的院校了。这是找

們沒有投考私大的主要原因之二。

如果所有論論巨青年都擠入四個私立大學，事實上這四個大學也絕對容不下。何況這兩所私立大學的院系又不完備。我們這群有志要成爲一個建國的實用人材的青年，例如有老學歷、學工、學藝的青年，想學習，而後兩校並無此等院系的設立，於是只有委曲求全地投考公立的大學了。這三我們沒有投考私立大學的主要原因之三。

公立北大現在所有的圖書館、儀器、多系畢業生，前此大的舊物，豐富而且完善，或在純粹學術的立场上來說，也是不亞於立這比較便於求到真實學問的環境的，這是我們沒有投考私立大學的主要原因之四。

公立北大的經費較少，投考人數因而較多，而錄取名額有限，所以程度比較整齊，同時也因名額中多數家境清寒，所以校風比較質樸，花這種校風下，青年多易於克己而學，少有浮華習氣，虛榮心理，這正是我們沒有投考私立大學的主要原因之五。



公立山大並不是一個政治性的學校，而是一個學術團體，在這個

學校裡除日文為必修科目外，其他各學科則純是學術的研究，並無政治化的考慮，而日文一科也只是「一種無文的研索，並沒有政治的色彩或思想的宣傳，公立山大雖有日籍教員，其居心是在監視，因而他們走進課堂也必得按課程授課，故醫學院的日籍教授必得講細菌病理學、工學院的日籍教授必得講工程建築、文學院的日籍教授必得講認識論及荷氏比亞等之。並且論及區中無論官立院校，在敵人的刺刀威脅下，都是設有日課這一門課程的，而事實上，即對於這門敵人研設的課程，在公立北大課本的學生，也都死用進修上課以消極方法反抗的，這可以由本院學生之其他飛箋都特別優良而能日誌成績特別優劣的事實來証明。

總之，我們是有了一些學習到真知的空間，是有了一些揮這八年的空虛光陰才讀書的，是有了一些我們愛國家，我們抱一著誓能為國致命以

使國家富強起來而證書的，是毒藥我解藥。國家是我們的敵人，刺刀可以隨時置我們於死地，我們不敢乞求地揭起擁護領袖維護國家的旗幟，我們不敢乞求的反投敵人，這不是因為我們受了敵人奴化的毒，而是因為我們都是赤手空拳的人民，因為我們的兩手揪不住敵人的槍炮，八年來，真正受到敵人虐待欺凌的，只有我們淪陷區的人民。八年來，親自看到敵人的血手，敵人的獐獍面目，只有我們淪陷區的人民。八年來，滋味到失去國家保護的痛苦，也只有我們淪陷區的人民。因而，我們敢說，敵人不但沒有收化我們，反而使我們認識了敵人們的殘暴毒狠，使我們加深了對敵人的憎恨，使我們更知道，國家的重慶，也就是更堅強了我們愛國的思想，更鞏固了我們民族的意識，我們只有一個歸宿——投到祖國的懷抱裡，我們是在祖國生長，祖國教育，同時也決意獻身祖國的青年，祖國不信任我們，誰信我們？祖國不要我們，誰要我們？因而就在我們這八年敵人的蹂躪之後，在我們的國

家走後的時候，我們：我們流離的青少年，尚遭不到這樣的命運！敵人從以學校都將接收，並將兵兵中解散，真正的國立學校還沒有回來，補習班更不知何時成立，我們怕損失過，我們怕將繼續於學校，此外，我們數千青年的空費光陰，勢必虛擲，數千青年以學業勢必荒廢。

可是，我們是應該有讓步的權利的，也可以說是有證書的義務的。我們應該讓步，不是為了我們自己，而是為了我們的國家！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如大法國之一，目前加緊腳步，努力復興，努力建設，迎頭趕上去，以便和我們的盟友併駕齊驅。我們要一個人作兩個人的工作，作三個人的工作，而不能十個人作一個人的工作，百個人作一個人的工作。我們要節省，要珍惜，要利用每一個人的每一秒鐘，每一分鐘的時間，盡力建設新中國。作一政事，我們不能開倒車，我們不能偷倒車，因而我們要大聲疾呼，請求政府不要於接受而陷巨公立學校校區。

學校停課，使學生失學，要知道一個學生耽誤一年的光陰，三千個學生就要耽誤三千年的光陰。三千年應該培養出多少人材，應該成就多少事業！

現在公立學校的經費只能維持到十月底，今天却是十月廿三日，眼看我就要失學，所以為救當前燃眉之急，我們向地方當局，向政府，向各界關心教育愛護青年以人士們呼籲請求救濟，請求撥款補助學校經費，請求以舊庫房配給食糧，以維持學生的生計。

八年来在敵人的統治下，有些課程我們是不能充實學習的，例如國文這教等科目，現在聽說政府要給我們設立補習班補習這幾門課程，這正是我們所期望的，所歡迎的，然而僅為了補習這幾門課程，便暫時停教們主修的科目，勢將影響我們的學業。何況三民主義是我國革命建國的最高指導原則，三兩個月學習的又是些什麼？

去年我們有八年不曾學到或看到三民主義了，然而初年時所學的三民主義

事以爲重者，俾我們能如世界之三五十年來，我們有許多研究的必要，  
要文藝一類，三兩個月之能補習些什麼，所以我們要求長期的認  
真的補習。我們反對馬、虎、自然等人的補習，我們希望政府能將此  
科目加到我們課餘的時間裡，俾我們學習。或利用寒暑假的時間來補  
習。

關於甄審問題，政府的意圖是只將依組織統制下的警學校招收  
使這些學生登記甄審，再加以補習，才給予轉業的機會。但不知  
這種甄審是「正名」還是「爲了提高我們的程度」？如果「正名」我  
們是應該接受國家的法令的。然而內務部組織統制下的警官學校與軍  
官學校，不都是沒有經過甄審而內部改組，然後改為中央警官學校第五  
分校及第十一校及幹訓團之類？中央的設置不能說不寬大。我們一方面  
可以說是中華民國的人民，一方面又是正在求學的學生，我們沒有方  
寬作傷，我們並沒有作敵人的爪牙，倚敵人的勢力去殘害我們的同

能。政府對我們為何不能給以同樣寬大的行遣？因淪陷區的政府組織是偽的，應絕對予以解散，然而淪陷區的老百姓絕不能指其失信。因盟、論陷區的行政機構是偽組織，有政治性質的訓練班或學校應予以解散，然而在這些機關的盟校讀書的學生，因為努力赴外地求學，又努力入私立學校，不得已而委曲求全，這種人以求知為目的的學生，豈不能指其為偽的？便組織期待祖國未救濟的第三代國民和青年學生們都戴了「偽」的帽子，使他們感到終生的恥辱，冷卻了他們火热的鬥心，這對國民民族的前途是有損失的。

基於這一點，基於上述的種種理由，我們請求政府澈底審查我們求學的情況，我們請求政府在接收了偽組織以後，趕快使我們這一年來去慈親的莘莘子弟回到荒涼的懷抱裡，不過政府一定有了正名而要欺騙我們，我們也決定要接收的，因為我們也是中國的父母，我們是應該受政府的命令的。

做此政府表示在正名不名實之間。我們的專業，提高我們的程度才  
 嚴審，則我們認大額審定不是澈底的办法，要按市面學生的程度，第一  
 一決不是先將學生輸入共費狀態，再去嚴審，而是應該如學課業，由  
 派優良師資，給予恩，生的實際的教育，提高成績水準，使程度不  
 夠的學生受到日進的淘汰，這種提高程度的办法才是澈底而真實  
 的，所以為了提高程度，這一方法或上的嚴審是不必要的。同時，處在  
 同一海陸地區的兩個私立大學和我們所遭遇的環境相同，所謂課  
 程也沒有多大差異，他們也並沒有三民主義等課程的研修，他何既  
 然可以不受額審而繼續其學業，為何我們必須停頓了學業而受額  
 審，然後才能被承認其資格？這種待遇，於情於理都是太不公平的  
 是政府厚我們而薄了他們？

然而我們明知額審沒有必要，而且不合情理，可是我們仍  
 持着接受的态度，因為我們愛護國家。我們只希望額審能比較

合理化，我們希望政府能確定的認識我們讀書的環境，而使全國的青年都受到公平的特遇，我們並希望政府不要拿我們八年來所過的生活當面無法學習的標本來裁判我們，要將我們的精力同時都帶到政府能言他當時的程序為國家法律的標準。

據起來說，難道我們的生活在淪陷區中，不過我們在敵人的統治下受一教育，因而我們絕對沒有被奴化，我們絕對沒有！我們只是一群無辜的青年，我們不幸落入敵人的魔手中，受敵人的宰割和屠殺，我們需要的是憐憫，是救濟，是督促，是指導，而不是不合理的懲罰，不是歧視，不是擴事，古語說，有了民族，有了世界，將來的光明，我們要在如此大聲的呼籲！

救，在淪陷區中即將失學的在公立北大讀書的數千中國青年！





